

雪夜情仇

路英杰著



特约编辑 朱秋枫

责任编辑 陈云生

封面设计 罗 强

封面照片选自电视剧《乱世母女泪》剧照，
罗庸平摄。

雪 夜 情 仇

路英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衢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插页1 字数21000 印数00001—15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155-X/I·150 定 价：4.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社会伦理小说，反映了旧社会妇女在水深火热中的艰难生活。

因轮船沉没、公司破产而流落东南亚的船主林成，在误传他已死于异乡16年之后的1946年春，终于以橡胶企业家的身分回到祖国，寻觅妻女。但其妻姜淑芬已被强人霸占；其女林文湘也已沦为上海滩的女佣与乞丐。林文湘娴静文雅，天生丽质，以一颗纯洁善良的心，博得因不堪家庭精神枷锁胁迫的秦府少爷秦永深的垂怜与眷爱。但因门楣悬殊，世俗偏见，种种无情的黑手，竟几度将他俩置于绝境。在好友张志坚和女护士邱丽萍的帮助下，林文湘母女终于逃脱虎口，乞食于遥远的乡间。秦永深闻讯后义愤交加，也毅然挣脱家庭的锁链，千里迢迢，风餐露宿，寻访知己，终于如愿以偿。但社会恶势力并没有饶过他们，正当林家父子、母女、情人得以团聚之际，意想不到的灾难又降临在他们面前。茫茫雪夜，枪声与恸哭声交织在一起，昏暗的上海滩头，留下了一幕幕人间最悲惨的情景，令人不忍卒读。

人 物 表

林 戌	姜淑芬的丈夫。
姜淑芬	林戌之妻。
林文新	林戌之子。
林文湘	林戌之女。
秦天荣	徐芝倩的丈夫。
徐芝倩	秦天荣之妻。
秦永梅	秦天荣之女。
秦永深	秦天荣之子。
罗玉良	秦天荣的外甥。
胡银山	秦公馆的管家。
张志坚	秦永深的同学。
邱丽萍	仁济医院护士。
赵 宏	孙依娟的丈夫。
孙依娟	姜淑芬的表姐。
李伯强	地痞恶霸。
李兴财	李伯强的侄子，流氓。

目 录

一、两封难忘的离别信.....	(1)
二、噩耗一再传来	(7)
三、投亲上海滩.....	(14)
四、祸不单行	(23)
五、初 识.....	(28)
六、跌入魔掌	(37)
七、情窦初开	(49)
八、两条色狼	(59)
九、心底的誓言.....	(65)
十、暂脱虎口	(75)
十一、姐弟间的论战	(84)
十二、林戍父子.....	(95)
十三、逃出魔窟.....	(107)
十四、险入娼门.....	(127)

十五、骨肉相逢不相识	(130)
十六、在黄浦江畔	(137)
十七、他受伤之后	(148)
十八、愁人的小曲	(163)
十九、去香港旅行	(171)
二十、中秋节之夜	(181)
廿一、第二次相逢	(186)
廿二、回故乡去	(198)
廿三、复仇的前夜	(209)
廿四、血染孔雀厅	(218)
廿五、在病房里	(228)
廿六、线索与悔恨	(234)
廿七、解救人质	(244)
廿八、千里觅芳踪	(256)
廿九、无情的胁迫	(277)
三十、再次出走	(290)
卅一、母子相逢	(296)
卅二、阖家团聚	(305)

卅三、幸福在召唤 (312)

卅四、幽灵突然出现 (321)

卅五、此恨绵绵无绝期 (330)

一 两封难忘的离别信

1929年的冬天，广州并没有特别寒冷的感觉。

在广济妇婴保健院的二楼产房里，灯光明亮，医生正忙碌着。由于瘦弱的中年产妇姜淑芬的胎儿胎位不正，医生感到十分棘手。紧锁双眉的值班医生思索片刻后，果断地对身旁的小护士说：

“你去找她家属来，她可能要剖腹产！”

小护士迅速地向走廊走去。使她感到意外的是走廊里竟空无一人，便又向医生值班室走去。进入值班室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谁是姜淑芬的家属？”

正坐在桌前查看着当天的治疗卡记录的主任医师抬头答道：

“没有家属来过。她怎么样？”

“难产，要动手术！”

主任医师霍地站起身来，将病卡推至一边。她怀着不安的心情对小护士说：

“走，去看看！”

她刚要走出值班室，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主任医师的女儿打来的。她告诉妈妈一个好消息，父亲从新加坡即将到达广州，希望妈妈能立即回家，一起去机场迎接爸爸。飞机到达机场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二十五分。

主任医师与丈夫离别已半年多了，现在女儿告诉她的这个消息，的确给她带来了欢欣。然而，她并没有马上答应女儿的要求。相反，她的神情是冷静的，因为在她的眼前立即又出现了一个难产妇女的形象：她身边居然连个亲人都没有，这样处境是够凄惨的了，她是多么需要别人的关怀、照顾，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呀！尤其是那生死未卜的小生命。顿时，主任医师产生了恻隐之心。

“我不能走，应该留下来。她需要手术，她更需要温暖……”她的想法，霎时变成了一种助人为乐的高尚行为。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 toward 女儿作了解释，放下话筒，匆匆地走进产房。

经过两位医生的努力，孕妇姜淑芬终于化险为夷。两位医生的脸庞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哇……哇……”一阵阵初生婴儿的啼哭声在寂静的产房里、走廊里、保健院的上空萦绕着……。可是，这阵阵的啼哭声听起来却十分凄楚和悲哀。

窗外北风在呼啸。姜淑芬由于疲乏过度，此刻已沉睡过去。待到她醒来时，已是次日凌晨四点三刻了，只见一位老

邻居站在她的床前，并默默地递给她一封信。

姜淑芬见信是丈夫林成写的，急忙拆开来读。

淑芬吾妻如晤：

那日病榻前一别，匆匆出航，想不到船在前天下午，遇到了可怕的大风，满船货物被海浪吞没。多亏船员邵庆宝救了我，我俩也是唯一侥幸能活着回来的人……

我彻底破产了，一切都完了！欠高厚生的债务，我是没有能力去偿还了。

所以，我不得不离开广州。至于去什么地方，自己也不清楚。我将成为一个到处流浪的人……

为了安慰自己这颗孤独的心，我才决定将寄养在大姨家中的文新带走。我不能去家中看你，请你谅解我的苦衷！

我知道你就要分娩了。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就取名文强，是女就取名叫文湘吧，这是我对你的恳求！

淑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相信夫妻总有一天能团聚的，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多多保重身体，再见了！

林成 十二月三日晚

姜淑芬看完信之后，脸色惨白，只轻轻地咳了两声，便昏迷过去了。

七天过去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产妇在医院里呻吟了整整

一星期，有谁来照顾她呢？只有善良的医生和护士，同病房的产妇，才给她带来一点安慰。在第八天的下午，又有一封信送到姜淑芬的床头。姜淑芬挣扎着坐起身来，用颤抖的双手将信拆开。她看着看着，不禁热泪潸然，信中每句话、每个字宛如根根针尖，刺在她的心窝上。

信笺上写道：

淑芬，我的爱妻：

狂风恶浪吞噬了我的全部财产，也吞噬了我们全家的幸福和欢乐！你不要为此过分悲痛，这是“天意”所致。如果不是“天意”的安排，试问，在这寒冬腊月怎么会出现这次使人难以置信的大风呢？

我能侥幸地活着回来，命不该绝。为了躲过债务，另谋生路，我决定乘“皇后号”客轮去锡兰，那里有宝石，有橡胶园……

淑芬，我与你七年来的葵倾之情，使我感到无限的留恋，尤其是你待我的一片诚挚感情，我终身难忘，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还有我那未出世的孩子……

苦命的孩子刚出世就饱尝着人间的炎凉、家庭的灾难、骨肉分离之苦！……我对不起孩子，更对不起你。

我为了减轻你的负担，未经你的允诺，断然将文新带走了，我知道你一定会谅解我的内衷。淑芬，不管今后遇到什么样困境，我会将文新领养好

的，请你放心！

淑芬，分离的痛楚是暂时的。我在海外一有生机立即写信给你。如能有偿还债务的希望，我立即与文新返回家乡与你们团聚。

我纵然有千言万语也无法对你说了。最后，望你千万珍重，这是我远离故乡前对你唯一的恳求！

淑芬，我亲爱的……再见了！

林戌 十二月十日晨

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把姜淑芬从昏愤状态中惊醒过来。护士熟练地把婴孩一个个地抱给他们的母亲。

当护士将淑芬的女儿文湘抱给淑芬时，婴儿使劲地啼哭着。她仿佛知道家庭发生了不幸，两条淡淡的眉毛时展时蹙，宛如她内心也蕴藏着一种无限的烦恼和悲痛！她不但为自己的命运而哀伤，似乎也在同情着她的母亲。

淑芬将文湘抱在怀里，她的泪水滴在文湘的小脸上，两颗晶亮的泪珠滚在一起，再从小脸上流下来，滴在母亲的手臂上。

“林太太，不要太难过，身体要保重呀！”

“是啊！真是飞来横祸，又有什么办法呢！”

“孩子哭着呢，快给她喂奶吧！”

病房里人们真挚同情的话语给了淑芬莫大的安慰。她点点头向关心她的病友们表示感谢。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手帕，轻轻地拭去文湘脸上的泪水，开始给孩子喂奶。文湘有节奏的吮吸着，小嘴两边的酒窝又圆又深、时现时隐，吸引了淑芬。说实在话，从文湘生下来

之后，她还没有仔仔细细地看一下自己的女儿。现在她被两只小小的酒窝吸引住了。淑芬遽然地用手帕揩去眼眶里的泪水，端详着文湘的小脸蛋——挺直的鼻梁、淡淡的柳眉、一张白里泛红的鹅蛋脸多么逗人喜爱！

“为了孩子，我也得坚强地活下去呀！”她侧过头望着窗外，眺望着远方，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起来。

二 噩耗一再传来

一艘香港远洋客轮——“皇后号”，迎着寒冬的晨曦，乘风破浪地航行在南海上。经过几天连续的航行，由南海驶入苏拉威西海，再向南进入斑达海，然后西转爪哇海，直抵新加坡。

从一个海到另一个海，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所经之地，船上的旅客都欢欣地上岸去参观游览……

每当旅客上岸去欣赏异国风光时，林成总是把文新领到甲板上眺望一番。其实林成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游离的海上生活。假如他能摒弃内心痛苦的话，这种旅游生活倒是别有风趣的。可是，当他凄然地想到离家千里、投奔他乡时，不禁潸然难安！这时，他紧紧地将文新搂在怀里，回头遥望着家乡远去的云天。

甲板上的旅客在倚栏远眺，也有人在信步徜徉，欣赏着

夕阳的余辉。桔红色的光泽涂抹在海面上，微风吹拂，潋潋似鳞，忽暗忽明，金光闪烁，逶迤数里之长，形成了一幅独特的奇景！

可是，林戍却没有心思欣赏这幅壮观绝妙的海景。他这般失常的神态引起他人的注目。

一位五十多岁西装革履的老人，在甲板上欣赏着夕阳海景。他那黑黝黝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那魁梧的身材，给人一种强健的感觉。

此人复姓司徒，名明，原籍广东，二十年之前全家去锡兰经营橡胶业。由于他精明能干，财运亨通，未过三五年便青云直上，大为发迹，在锡兰拥有三千多亩橡胶种植园，家里婢仆成群，过着豪华的生活。

林戍父子的神情举止，引起了老人的注意。

“爸爸，不知妈妈养了个弟弟还是妹妹？”文新在问着。他依在林戍的怀里，抬起头望着父亲那愁苦的脸。林戍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呆楞楞地眺望着天际……

“爸爸，我们跟妈妈一起走该多好？”他好像在埋怨父亲不应该将妈妈留在广州。

父亲依然呆呆地望着天空、海水……

“爸爸，我们到底去什么地方？……你说呀！”文新好奇地在追问着。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等待着父亲的回话。文新突然的询问，宛如一盆凉水从林戍头顶浇了下来，冷透了全身，他不由地感到一阵战栗！但他用顽强的意志来抑制这股自发的情绪，使自己安定下来。因为他知道，孩子这颗幼小脆弱的心灵，是经受不住任何打击的。

“孩子，爸爸与你到锡兰去，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如能

找到他，爸爸就有事做了！”

“锡兰？”他好奇的重复着。

“是的，孩子。那里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国……”

这时，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空虚啊！他那双忧郁的眼睛久久地凝视着海水。深蓝色的海水，仍闪耀着忽明忽暗的光斑。

林戍的每句话，司徒明都听得一清二楚，他带着既同情又若有所获的神态，悄悄向林戍靠近，彬彬有礼地问道：

“先生，你尊姓？”

林戍被他突然的招呼感到一怔，脸上显出不太自然的笑容。

“鄙姓林。请问先生尊姓大名？”林戍也彬彬有礼地问。

“喔！林先生，幸会，幸会！”他主动地伸手相握。接着又说：“鄙人复姓司徒，名明。刚才偶尔听得林先生去锡兰投亲奔友，感到高兴！中国人有句古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天有幸与先生相遇同去锡兰，在路上彼此也能互相照顾，甚感欣慰！”司徒明显得十分高兴！然后两人寒暄了一阵，老人便邀请林戍父子去他房里叙谈。

“皇后号”由新加坡驶入安达曼海，继续向目的地航行。

南国的风光是迷人的。这里到处孕育着初春的暖意，一切从沉睡中渐渐地苏醒起来。旭日从海底地平线上冉冉地升起，照耀着美丽的岛屿，吻合着柔和的海水……

巨轮在茫茫无垠的大海中航行。人们在谈论着各种话题，尽情享受着的旅行的乐趣。但海上的气候又是变化无常的，不

一会，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由于风浪太大，船舵失灵，整条客轮也就失去了控制。就在当天的深夜一点钟，“皇后号”在圣诞岛附近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

噩耗传到广州之时，正好是林成负债出走的第十五个“离别之日”。

这天清晨，姜淑芬在邻居的帮助下，变卖家具，付清了住院费。

她抱着文湘，手臂上挂着个小包袱，拖着沉重地脚步走出保健院大门。车夫热情地上前招呼她，她摇着头，流露出一种惆怅的神情，然后向回家的路上走去。

迥迥的情绪笼罩着姜淑芬整个心灵，她没有产妇那种回家特有的愉快心境，更没有像人家回去之后能尽情地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她什么都丧失了。目前等待她的是寂寞、孤独、惦念以及令人担忧的债务。她像个判了刑的囚犯，被押送到牢房一样痛苦和绝望！

报童的声声叫卖声，霎时使街上热闹了起来。不少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

“刚刚出版的南国日报……南国日报……”卖报人把报纸举得高高的，“请看‘皇后号’失踪新闻！”

买到报纸的人，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条醒目的大标题：

“皇后号”在安达曼海遇狂风，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这则新闻无疑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航海史上实属罕见。